



山西女作家系列丛书
三晋女书·2015·2016双年卷

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

◎ 主编 蒋韵

过光景

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看到赵树理先生，是一尊雕塑，看上去他很瘦，显得心事重重，前胸贴着后脊梁，身后是一头小毛驴。我对毛驴很熟悉，小时候和它住过一个窑洞，它是一等一的好劳力，尽管现在的我已被柏油路和现代交通工具宠坏了，但是，每在想起骑驴上下山野的日子，依然激动，依然情怀依依。

文学馆草地上站着的赵树理，身着中山装，看上去不像牵驴人，

山西女作家系列丛书

三晋丛书·2015·2016双年卷

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

◎ 主编 蒋韵

过光景

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看到赵树理先生，是一尊雕塑，看上去他很瘦，显得心事重重，前胸贴着后脊梁，身后是一头小毛驴。我对毛驴很熟悉，小时候和它住过一个窑洞，它是一等一的好劳力，尽管现在的我已被柏油路和现代交通工具宠坏了，但是，每在想起骑驴上下山野的日子，依然激动，依然情怀依依。

文学馆草地上站着的赵树理，身着中山装，看上去不像牵驴人，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GONGYI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光景: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蒋韵主编.--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11
(三晋女书/蒋韵主编.2015)

ISBN 978-7-5378-4957-9

I. ①过… II. ①蒋… III. ①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9318号

书 名	过光景·综合卷
主 编	蒋 韵
项目统筹	刘卫红
责任编辑	刘晓京
封面设计	史 琦
版式设计	杨红萍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基因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993千字
印 张	55.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957-9
定 价	126.00元(全二册)

《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编委会

顾 问：杜学文 杨占平 傅书华

主 任：蒋 韵

副主任：张雅茜 葛水平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小 岸 王 鹰 王改璞 刘亚瑜

刘蜀贝 张雅茜 李心丽 李建华

李燕蓉 陈 威 陈亚珍 金朝晖

郝东黎 徐小兰 葛水平 蒋 韵

正是万紫千红时……

——《山西女作家作品选》总序

杜学文

女作家协会的同志们编了一套书,叫《行走的年代——山西女作家作品选·小说卷》《过光景——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让我写点什么。尽管不善此道,但又不能不对她们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说心里话,我还是非常高兴她们的努力的。不过,要说些什么,真的是颇费思量。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阅读量,没有读过大部分人的作品,甚至许多代表性作品也没有涉猎。要说得准确、得体,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在踌躇之际,看到了山西大学侯文宜教授关于山西女性作家的访谈,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总的来说,我还是很赞同她的说法的。这使我有信心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忽然之间,发现窗外,四月的京都已是春色烂漫,万紫千红。我所逗留的所在,有一条人工河,正缓缓地、从容地涌动着,带着碧玉般的绿,使人感到其中大有深意。而在这河的两岸,草正毫无顾忌地伸展着蛰伏了一冬之后的身躯,树上的叶子也正肆无忌惮地绿着,花已绽放,一簇梅红,一簇粉黛,一簇乳白,一簇紫绛,竞相争艳,万紫千红。这春的花意,似乎也可以印证,在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表里山河之地的女作家们的风采。



侯文宜教授说,现当代山西女性作家,可以五四时期的石评梅为一代人。这一代山西的女作家,人数不多,且多为离晋客居之后产生影响。除了石评梅外,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关露。总之,这一时期山西的女作家屈指可数。但我们今天可以说的是,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山西的女性没有缺席,也没有失语。她们仍然能够敏锐地感应到时代将要或正在发生的巨变。抗日战争时期,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来到山西,其中也不乏女性作家。如丁玲就曾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入晋,并创作了散文《临汾》《关于自卫队的感言》,以及话剧《重逢》等作品。此外如李伯钊、萧红、曾克、莫耶、白朗及史沫特莱等女作家均到过山西,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但这只能说是她们来到了山西,还不是山西本土的作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文学十分活跃。特别是“山药蛋”派的兴盛,使山西的文学在全国文坛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山西也涌现出一批女性作家。较有代表性的是王樟生、段杏绵、郁波、李霞裳、彦颖等。在我少年时期,即读过杏绵的《抗日小学》。后来,也读过王樟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但是,如果从人数的角度讲,那一时期山西的女性作家也还不能说很多。

改革开放初期,山西文学再次大放异彩。其标志是“晋军崛起”。崛起的晋军当中,蒋韵是一位创作精力十分旺盛,且直到今天仍然毫不减弱的女性作家。她的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一问世,即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之后她屡屡获奖,包括鲁迅文学奖等。去年,她又获得了老舍文学奖。与蒋韵几乎同时出现的山西女作家,至少还有雪珂、王博勤、郝东黎、张雅茜、高芸香、徐小兰、王鹰、高菊蕊、陈亚珍等。其阵容已然与昔不同,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新世纪,山西的女作家们风头更健,不仅涌现出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侯文宜教授认为,2004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其标志是蒋韵的《想象一个歌手》与葛水平的《甩鞭》双双进入当代中国新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之后不久的2007年,她们俩分别以中篇小说《心爱的树》《喊山》获鲁迅文学奖。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不仅标志着山西女性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标志着山西女性作家风起云涌的时代开启。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山西的女性作家已经蔚为大观。

具体来说,一是从事创作的女性作家人数大大增多,甚至难以计数。这

大概不是夸张。更年轻的如孙频、小岸、李燕蓉、陈年、蒋殊、陈春澜、李心丽、曹向荣、刘镜园、杨秀春等等。要我在这里一一列出她们的名字已经十分困难。二是创作的领域更加广泛。小说领域,除了中短篇外,长篇小说也涌现出许多受人关注的作品。甚至出现了如陈亚珍这样的被论者认为是主要创作长篇小说的女作家。还有一大批人从事诗歌创作。据侯文宜教授介绍,中国作家网曾有一个统计,说目前山西当红的女诗人就有近40位。她们的诗作不仅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还入选各类中国诗歌年鉴、年选等,并获得多项诗歌奖项。在散文领域,也多有佳作。让人欣慰的是,山西也涌现出一批从事文学理论与评论的女性批评家。她们的存在确实构成了山西新世纪文坛十分靓丽的风景线。如果谈山西文学,已经不能回避或忽略这一阵容庞大的女性方阵。如果那样的话,你就不能说是在讨论山西的文学,而是在说山西的男性作家们如何如何。更何况她们又是那么默默地、毫不张扬地、纯粹地进行着只有自己才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甘苦与幸福的创作呢?

山西的女性作家正在绽放着她们生命的美丽,以编织我们五彩斑斓的梦幻与理想。虽然人们总是把文学想象成一种充满浪漫情调的所在,但文学本身并不超凡脱俗,更不是天上掉下的彩云。文学需要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以从这凡俗中超脱出一种圣洁、崇高的人生境界。的确,这些女性作家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心血。这是需要极大的意志、耐力,甚至是信仰的。我知道,其中的有些人竟然徒步行走在自己的目的地,长期翻山越岭采风考察;还有的人,要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继续自己的写作。她们中的一些人,是下岗职工,以及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几乎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我不知道,在她们从事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对待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日常生活的。本来,女性要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就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牺牲。而她们,似乎已经成为文学的“圣徒”。她们对文学执着追求的精神令人钦佩。文学,是她们生命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超功利的表现形式。文学在,我在!

山西的女性作家对现实人生抱有强烈的关注。她们从来没有回避生活。不过,她们一般而言并不从社会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入手。她们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所具有的意义,以及现实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虽



然她们更多的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开始自己的描写的。但是总的来说,她们没有把自己的表达局限在具体细小的生活细节之中。她们总是努力从中感受到生命超越具体生活的价值,并赋予个体生命永恒性意义。或者简单地说,她们总是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表达出生命的某种不为普通人所知的深意。她们缠绵悱恻、千回百转地描写普通人所具有的爱、内心的理想、相互之间的关照等等。她们感受并发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挑战、困境、不如意,但是,她们笔下人物所具有的积极、善良的情怀、品格并没有消减,反而因生活的磨练变得更加珍贵,更令人感叹唏嘘!生活啊,也许正因此才有了更加醇厚的魅力,才使人更加珍惜,使人懂得了其中的深意。她们是敏感的,能够从日常细小之处发现那些具有深意的东西,并生动地呈现给读者。她们善于把琐碎的东西铺陈为庞大的但是并不令人枯燥的文本;善于从普通人的身上发现人性最闪光、最动人的品格;也善于捕捉生活中那些微妙的难以言说却又被说了出来的具有丰富韵味的细节。她们的叙述似乎更加老练,更加娴熟。她们不懈于讲述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也不满足于仅仅把整个过程介绍清楚。对她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表达,而不是终极的目标。她们有更高的艺术追求。比如,她们常常似乎是漫不经心地为读者设计了“故事的陷阱”,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把读者引向了某种期待,却在读者充满某种期望时让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发生逆转。这种逆转手起刀落,自然而然,却大有深意,不仅让读者惊讶,也改变了作品的品格,又表现得那样的合情合理。这肯定是她们叙述的阴谋,是在结构作品时就准备交给读者的一个意外。在许多时候,她们编织了不止一条故事线,甚至多个线索交叉推进。这使她们的作品变得厚实起来、丰满起来、意蕴生动起来。在另一些地方,她们逐渐把人物的境遇描写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却又让人从这种无法回头的情节中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展示出生命意义的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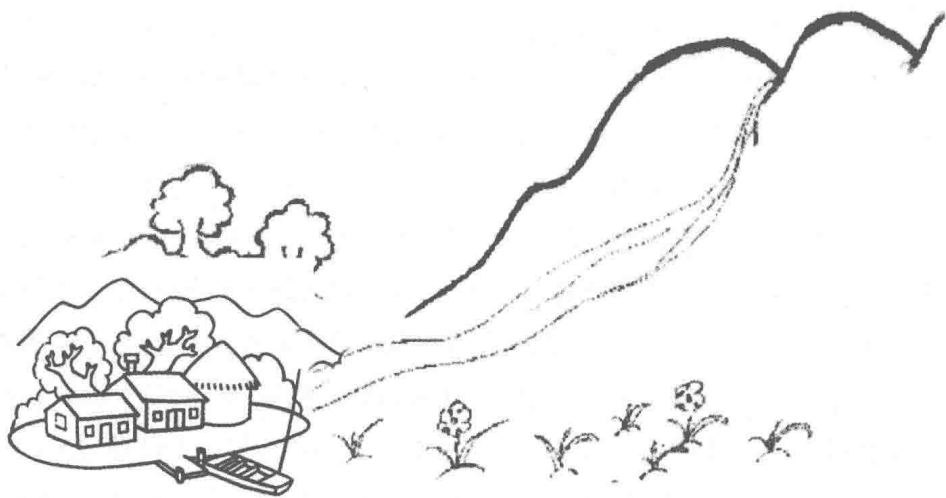
就目前比较活跃的这批作家而言,许多人已经进入今天中国文学创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行列。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作品被转载、评介,或者获奖,代表了山西文学近期创作的水平,是中国文学发展进步的证明。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满足。尽管数量庞大、类型齐整的创作队伍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但是,我们同样期待,在她们中间能

够涌现出更多的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在保持对文学的执着之外,她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首先是需要有更深厚的生活积累,不能满足于自己已经熟悉的生活领域。这可能是一种优势,但也可能会逆转,成为一种局限、劣势。其次是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与博大的情怀,应该把个人感悟的表达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积累之上,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意识之中。当然,还需要有艺术表达上的探索创新。就目前的创作而言,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鲜明的文体样式、个性化的审美风格都还比较薄弱。等等。要具备这些条件,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并不容易。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即使我们不能成为万紫千红百花园中最靓丽、最惹火的那朵鲜花,甚至直到最后,我们也只能是一颗小草。但是,只要我们为了钟爱的文学尽了自己的努力,就可以骄傲地感受到文学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快乐、幸福,以及因为文学而对我们生命的提升、改变。这是最重要的。

窗外,那些红的、绿的、紫的花似乎开得更加灿烂、自信。我知道,一个百花争艳的季节来到了。

2016年4月8日 19:09 于北京中国职工之家,忙里偷闲中。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过光景的山西女人

傅书华

时间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在海氏看来,存在只能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之中。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写得晦涩难懂,读来让人不知所云。五四时代的标帜是“人的文学”,打出这“人的文学”的理论旗帜的周作人,在其代表作《乌篷船》中,认为人存在于那行驶在流动河水之中的“乌篷船”上。周作人认为对此世上无人能知,亦或每人感受不同,所以,他只好在自己写给自己的这封信上自言自语。徐志摩是一个天性浪漫的诗人,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为不计其数的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所倾倒并为此而对此诗一再地吟诵,但徐志摩却在那美丽的时间性的告别中说,沉默,才是今晚的康桥。如此等等。相较他们,山西的女人则要朴实

得多,她们说:过光景。过,是时间性的,光景,则是山西女人让自己流逝中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有着自己那真实而又动人的色彩。她们没有“存在与时间”那深刻的形而上,没有“乌篷船”那穿透人世的风姿,也没有“再别康桥”那绝然的美丽,但她们却别有一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间烟火的滋味供你品尝。

—

过光景的山西女人对河水情有独钟。张勇耀觉得有两条河流经自己的生命:“我生命中的这两条河流,总有一天,我会在生命深处与它们相遇……它们童年给予过我的诱惑,如今仍然在,于我的一生,它们都会在”。(《流经我生命的两条河》)王秀琴忆念着自己“汾河岸边的少年时光”:“一个人的童年如果没有一条河流的滋润和填充,那他关于童年和少年的回忆便失去了几乎全部的灵动和色彩,那他长大以后关于童年和少年的回忆便失去了记忆的一半精魂和全部色彩。”(《汾河岸边的少年时光》)边云芳说“恢河,淌过我的血脉”。她说:“河水在继续,而我亦不再青春年少,河水给了我日渐老去的光阴的时候,也给了我懂得这条河流的心智……每一个朔城区人,内心都有一条河流……我们没有理由不知道它的美丽,也没有理由不为它发出一份虔诚的赞叹。”(《恢河,淌过我的血脉》)张长星把她心上的丈夫与丈夫家乡的河融为一体,“先生是从这条大河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但不论走到哪里,那条河似乎永远在他的身边。尽管作者与她的丈夫“都有点老了,但黄河没有老,也不能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明年?后年?或者后年的明年?等黄河水再过来的时候,我和先生一定领着我们的小孙孙来看家乡的这条大河”。相信他们的小孙孙也会如同他们一样,带着自己的小孙孙,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河水的流动中,伴着黄河成长。(《先生,和他家乡的那条大河》)李瑛难忘的是“记忆中的母亲河”:“离开家乡几十年了,然而那悠悠往事,殷殷乡情,如汨汨前行的孝河水一样永远流淌在我的记忆中。”(《记忆中的母亲河》)曹雪芹说过,女儿是水做成



的。或许如此,女人才会对河水情有独钟,总是与河水相依相伴,难以忘怀,这是天性使之然。但也正是因为发自天性,所以,却也局限于一己的具体感受而没有更深入的感悟与思索。

河水流进了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也如同河水一样,带走了两岸的风光,也显现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东黎的《母亲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母亲是个爱美的美人,母亲用皂角给自己与女儿洗头发,洗过的头发“很光滑,摸着有丝绸感”。母亲在战乱中,独自一人从关外千里寻夫到天津,后又从天津寻夫到上海。女人的生命之美与历史的风云沧桑就这样水乳交融为一体。金朝晖的《与女儿书》(三篇)言说的也是母亲的故事,不是母女的故事。连接母女的,是生命的牵挂:“她每次回来,我都要去首都机场接,为的是让女儿一出关就能看到家人的面孔;她每次离开,我再忙,也会放下手边事情去送她,陪她在机场吃顿饭,抱抱她的肩,目睹她走进海关,再回转身向我挥挥手。在我的日程表上,再重要的事情都抵不过迎送女儿。”连接母女的,是爱的滋养:“那两年女儿住校,每次返校,我都会准备双份的零食让她带给那个(父母离异的)同学。”这样的爱的滋养,造就了女性生命的丰腴:“一个人只有在从小获得很多爱的前提下,才具备施与爱的能力……带着这份爱的能量远行,她的内心才会勇敢而无畏,她对世界的态度才会包容大气,她才会绽开友善的微笑,她才会帮助别人并寻求帮助。”这样的用爱滋养的丰腴生命的力量,使女儿能够在年少时一个人出门远行于“关山”重重的人生之路,使女儿能够在这人生远行路上,用爱细心呵护与尊重身边之人。这种丰腴生命的价值与力量,是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社会所急需的生命资源、价值资源。这或许就是男性世界中女性的力量所在,存在所在。这是母女的连接,也是一代代女性生命的连接。王改瑛的《小桃红》把女性生命之河两岸的风光与女性生命的美丽融为复杂的一体:小桃红是个生命形态鲜活的俏媳妇,与男性的交往让她“灰名”在外,而这“灰名”,既有生命的美好,却也有着“妖气”四溢。“小桃红走到哪里,就把热闹带到哪里,把欢乐带到哪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小桃红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在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冲突下,让男性既爱又怕的中国民间“狐狸精”

的影子,也看到了西方“妖女”的影子。女性生命的流动,女性生命的丰富,不仅表现在女性个人的外部行为上,也表现在女性内心世界中,王鹰的《心灵速写》对此就作了较好的体现:“一切都在等待中。在等待中,吃不香,睡不宁,心神不安,魂不守舍……终日处在一种心慌慌意乱乱的企盼之中。终于等来了结果,盼来了回音。搬进新居耗时四年,落实敲定之事已逝七载,收回成本投资竟屈指八个春秋,终于步出困境时,却不料人已至暮年……岁月,在等待中流逝了;青春,在等待中消失了;精力,在等待中衰竭了;生命,在等待中走到了尽头。”在等待中,女性最渴求的是情感的安慰,但“有心致电的朋友,床头或许没有电话。床头装了电话的朋友,或许早已忘却银波传千里的使命……最想问候的好友,远在天涯海角。能够拨通的咫尺人家,竟然感到无话可说”。“母亲的故事”“小桃红”“心灵速写”如此等等,这或许就是女性的生命历程及这历程中的丰富,当这历程走到结束之时,又怎么不让人感慨万端。所以,在周广学的《大娘埋葬记》中,我们才看到了女性葬仪的种种仪程,在这繁复而又严肃的仪程中,凝聚着的,是对女性生命历程的敬畏。只是周广学过多地将其作为了民俗的描写,少了对这民俗内在深层的揭示。有形的生命可以失去,无形的生命却在永远地延伸。所以,有了闫晓娟的《有关奶奶的回忆》。“奶奶”不仅永远活在后人的回忆之中,她的生命形态也在后代中得以延伸,更得以发展,这就是孙云苓在姥姥、母亲与自己三代女人身上所揭示的“十八岁的轮回”“姥姥因为妈妈的不听话似乎也一直不肯原谅她”母亲“甚至没有见姥姥最后一面”,但“毕竟母亲比姥姥善解人意,她还有机会让自己的女儿陪着自己,走完这最后的人生……”(《十八岁的轮回》)读这篇散文,让人不禁想到朱自清的《背影》。那都是生命的轮回,但在朱自清的笔下,是绵绵不绝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归顺,在孙云苓的笔下,则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温情的超越,这或许是因着男女本质上的不同。

河水永在流动,在流动中一切的生命、生命的一切成为了过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女性对此有着特别的敏感与珍惜,你就看看女性倾尽全力对自己青春美好的挽留,对此即可了然。然而在时间的流动中,一切都是



一次性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只有艺术，成为了让时间留影的有效方式。于是乎，女性与艺术有着天然的缘分，文艺女青年甚至成为了一个特有概念。葛水平正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时间让文字留下凭据”，所以，她才对赵树理有着最为深切的理解：“他是如此地敬惜字纸，就说书本掉在地上，他先要弯身拣起来用袖拂去书上的灰尘，再放到头上顶顶，才可放到原处。凡遇到有字的纸片，他都要把它烧成灰祭撒到河里去。”正是对文字的这种敬重之情，才让赵树理笔下的文字分外为人所敬重，也才让赵树理笔下的文字给时间的流动留下了凭据。（《时间让文字留下凭据》）那晓梅痴情于山西古代的壁画，徐小兰则认为艺术与生命原本即为一体“血液里流淌着的旋律”“如同我家大姐和三姑那样对自己的家乡戏反应敏感，打从吃奶时就将家乡戏与母乳一起咽下，让那腔调音韵全部都深入骨髓渗透血液的人……生活里的他或她，看上去很不起眼，甚至是有些萎缩、邋遢，但只要一唱起蒲剧来，就立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气度不凡，仿佛天是老大，他（她）就是老二”。（《血液里流淌着的旋律》）也正因此，女性对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崇敬，于是，我们看到了陆霞对歌曲译配大师邓映易、高菊蕊对蒲剧传人武学功、王越对晋剧表演家王爱爱、刘小云对左权开花调艺术家与歌手、李涓对美术家父亲的记写与赞颂。

其实，有了这样的爱美的艺术情怀，日常生活也就成为了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成为了美的存在。赫勒说：日常生活“唤醒我们内在的强烈的清楚明白的‘为我们存在’的情感，虽然它是‘瞬间的’，但是，它却是可以无数次再产生的瞬间”。女性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对日常生活感受的细腻、丰富与敏感，也大体与此相关。江雪在《绕舌的滋味》中，写了自己对家乡山西面食的喜爱之情，并说这是一种“挥之难去沉淀于骨子的滋味”。王灵仙在《能吃的灯盏》中说：“能吃的灯盏与它的故事会温馨人的一生。当然，我们不再用它充饥了。”只有灯盏不再用于充饥时，它才从生存成为了美的存在。在毕红风的笔下，“山乡之秋”的秋色是如此地迷人，在林小静的笔下，我们听到了花开的声音，在曹向荣的笔下，旱井既是生存的艰难与必需，却又在字里行间让你感受到了超越现实的诗意的存在，那正应了一句常常被人所引用的哲

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写得更为出色的，一是指尖的《古木帖》，颇有周作人式的唤醒人们已经被现实功利麻木了的感受人世之美的本性的艺术功效；一是张玉的《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把日常生活的生机、鲜活、温馨、情趣写得淋漓尽致；还有王樟生的《“阎氏故居”的大跃进》，把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与个人性的日常存在融为血肉一体。这些文字，都通过日常生活，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二

如前所说，存在，虽然只能存在于时间的流动之中，但艺术，却成为了让时间留影的有效方式。人文景观，作为人化的自然的自然景观，其实也是艺术的一种物化方式，它用一种凝固的形式，将曾在、现在、将在凝聚为“此在”之“在”。山西的女人，则以自己在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中的文字留存，力图使自己成为“在者”。

陈亚珍的《哭黄陵》，于今天种种时代病象的切身感受中，“思考我们身为‘炎黄’到底应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才能骄傲地立足于世”，面对黄陵的古柏，感受到的是“那龟裂的树肤、沧桑的容颜，仿佛是先祖的愁容，那满身的油脂，如同母亲眼里流出来的泪痕”。在《问大禹》中，面对大禹的塑像，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吮吸着（黄河）母亲的浊乳，却每一天都在追求‘清明’，难道说‘浊’是我们的根本，‘清’是我们永难抵达的理想？”只是陈亚珍在此两文中，虽然感受深切，但理性思考却少有让人眼前一亮之处，这或许是山西女人的局限？

这样的局限同样出现在其他山西女人的笔下，而没有理性上的深一层的发现的警醒，感受上也就更多地止于平面的共鸣，少了发现的惊喜，并因此在无意识中有了某种阅读中的不满足。

裴梅琴在《双林寺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双林寺的每一尊塑像仿佛都牵动着每个观赏者的神经，这是一种高超的无形的艺术感染力，它可以激活观众的脑神经，使人与雕塑产生共鸣，动感便在人的思维与视觉



中恍惚显示。”但这样的激活,如果有着理性的说明,观众则更会在对自己未知的发现中,获得对对象新的深入认识的喜悦,讲解员的作用之一便在于此。同理,《双林寺散记》中对双林寺的记写,固然需要在“牵动”读者的“神经”上再下工夫,但类似讲解员说明的理性思考,却也是不应缺席的。

李鸿雁的《亲临三月三》、周俊芳的《从孔子回车到天井关》、卢静的《彼汾之阴嘉可游》、王芳的《曹操留诗羊肠坂》、林红的《吕梁文化走笔》、赵玉兰的《店头古堡采风记》、孔瑞平的《在“夫子岩”想念夫子》、文德芳的《烟雨碛口》、其或写民俗,或写古迹,或写史实,可以说,对其“形”的描写都很生动,也相当丰满,但其“神”却相对暗淡,其“魂”更难以彰显。这不仅仅是这些作者写作中的缺失,而是中国现代记游文字中的普遍性不足。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者的上述文字,也就容易流于常规性的记游文字之中,难有新的突破性贡献。造成这一缺失或不足的原因,我以为作者是把写作对象当作了客体去揭示,而少了写作者主体的“在场”,少了写作者主体通过对写作对象客体的描写,在这描写中所体现的写作者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性缺失所带来的在对写作对象描写中体现出来的写作者的价值性追寻,这是这些文字中所应有的“神”之光彩。作者的价值性追寻对读者的价值性追寻的共鸣与启示,则是这些文章中的“魂”之所在。或者说,这些记游文字更多地局限于知识论之中,是把这写作对象作为读者认识的知识对象,而没有以这些知识为载体,将价值论引入其中。如是,这些文章中所描写的写作对象,就成为外在于作者与读者的“他者”而没有成为作者与读者的自身所在。

也不是说,作者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周俊芳的《从孔子回车到天井关》的结尾,作者写道:“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天井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风雨沧桑,洗礼的是千年文明的演变。转过几座山头,眼前就是一马平川的济源。中原大地即将完成的无垠麦浪,如同一幅幅精致的油画。而历史,也在这样的重复耕作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更迭。”在王芳的《曹操留诗羊肠坂》的结尾,作者写道:“原来,曹操离我们并不远,只需你在繁

忙的间隙,安心地寻找,等你寻到的时候,曹操就在你的身边,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仿佛都能搅乱了他的呼吸。于时间的长河,他在前,我们在后,于空间的浩渺,我们与他不过是一个空间内的两个点,同时在移动,一前一后而已。”这些文字也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只是感觉这“睛”的神韵,并没有在全文所形成的“龙体”的身上给以潜在的体现。

小岸的《小河》写石评梅故居,葛平的《采风散记》写孙谦故居。因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身份的一致性,本来是最应该实现二者的对话关系并在对话关系中形成写作者主体的在场性的,特别是小岸的《小河》作者还写了因为自己“戴眼镜,而且是短头发”而被石评梅故居的人调侃为石评梅,还引入了类似石评梅传记的石评梅好友的小说,还写了石评梅故居的沧桑等等,本来给自己的这篇文章以更大的写作空间与写作容量,但作者却并没有因此而作更多的展开。不是说,写作者要在这其中更多地写自身,而是说,要在写作对象身上,给写作者以灵魂附体的可能。作者在这篇文章结尾处,也试图画龙点睛:“告别小河,我想,许久以前我来过,许久以后,可能还会再来。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缘分很奇妙,只因它见识过我人生最美的年华。那么,它的美,它的特别,它被挖掘及赋予的——所有意义,于我,也便有了意义。”这样写,固然也很好,但我觉得,这种“睛”所体现的“神”,其着力点,还是应该在前面的行文中,让“睛”在文中时时观照着字里行间,而未必一定要放在文章结尾,以至于给人以模式套路之嫌,从而达到突破既有写作范式之目的。邢秀琴的《又见平遥又见你》在作者、作者友人你、平遥古城三者之间,本来有着一个古今、人我之间的张力,但作者似乎也因为对此缺乏相应的意识而使文章失去应有的丰富而流于单薄。相较之下,陈威的《裴晋公祠留给我们的念想》虽然文中也以主要的篇幅具体介绍历朝历代裴家的人才,但因文中所写这些人才与今天对官风对人才的呼唤相呼应,所以,古今对话的“在场性”就较强,这一“在场性”更多潜在于其所介绍的裴家人才与今天读者接受的“前结构”的吻合上,也因了作者的“念想”潜在于对裴晋公祠的游历中,倒并在于作者在介绍完这些人才之后议论的文字。